

我被病毒弄得神经质了

好几个星期了，美国的疫情不见缓解。我不能上班，只能呆在家里。心烦的时候，我就会到后院看看种的蔬菜，养的蜜蜂。

话说上个星期天傍晚时分，我黄酒喝到微醺，米饭吃到半饱，然后就到院子里巡视了。勤劳的小蜜蜂还没有休息，进进出出，有的采花蜜，有的采花粉，有的去取水。当我走到蜂箱前面的时候，发现蜂箱的降落板（Landing board）上拉了一泡鸟屎！我当时心想：咋这么巧啊！小鸟哪儿不能拉屎，偏要拉在蜜蜂的降落板上？这只小鸟真淘气！转面一想，小鸟也不是故意的。小鸟从蜂箱的上空飞过的时候，刚好排泄到降落板上去了。很多开车的人都知道，有时候小鸟还会把鸟屎拉在汽车的门把手上。

降落板是小蜜蜂起飞和降落时候的平台，是蜜蜂进出蜂箱的必经之地。小蜜蜂对鸟屎好像也不在乎，继续在降落板上起飞降落，做着蜜蜂该做的事情。我看到蜜蜂不在意鸟屎，也就没有多想。反正过两天一下雨，降落板上的鸟屎就被洗干净了。

那天晚上睡觉之前，我看了一些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文章，其中一篇文章说新冠病毒可能是通过蝙蝠屎传给人类的。看了那篇文章之后，我就开始紧张

了。我心想：那只在降落板上拉屎的小鸟会不会携带一种比新冠病毒更致命的病毒呢？如果小鸟带有病毒，那鸟屎里的病毒会不会被蜜蜂带到蜂巢里？我吃了蜂蜜之后，会不会成为新病毒的零号病人？吃了我蜂蜜的邻居朋友们会不会染上病毒？这样一想，我就紧张了！当夜都没有睡好。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爬了起来。找到了一瓶70%的消毒酒精，带了一些纸巾，来到了后院。我先把降落板上的鸟屎用水擦干净，再用酒精擦了又擦，擦了好几遍，一直把所有病毒都杀死了，我这才放心。

擦完降落板上有鸟屎的蜂箱，我把所有蜂箱的降落板都好好擦了几遍。这下我的蜂蜜安全了！谁都不会因为吃了我的蜂蜜而成为零号病人了！看着东方冉冉升起的朝阳，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也许，这样一来，我阻止了比新冠瘟疫更加严重的鸟冠病毒瘟疫。虽然没有人知道我，但我确实成为世界人民的大救星了。也许，我这是神经质，是被新冠病毒害的？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世界上哪来这么多病毒啊？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单单变成神经质，那也没什么，但如果被病毒害成神经病，那就麻烦了。然后



蜂箱正面

我转而又一想，如果继续被关在家里几个月，99%的正常人都要变成神经病了。现在的神经病，反而变成正常人了。

本报特约撰稿人：彩烟游士

(←上接A11版)

政治正确

那么，什么是政治正确呢？“政治正确”是指使用一些用词及施行部分政治措施，避免冒犯及歧视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如不能冒犯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者及跨性别人士（LGBT）、不同的宗教信仰或持不同政见者，及残疾人（见《维基百科》）。

“政治正确”一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并在社会上流行的，最早是指大学中的一种左派思潮。在当时的文化争论中，反对派给激进的左派人士贴上一个标签，即“政治正确”，讽刺他们的观点只在政治上正确，在其他方面一无是处。

其实，“政治正确”也可以溯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是人权平等观念的延伸。它由“人人生而平等”推演开来，发展出种族平等、性别平权、性向和信仰自由等社会理想。上世纪六十年代，除了民权运动，美国社会还出现了广泛的社会抗议运动，如校园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等等，这些反传统的社会运动虽然转瞬即逝，但在推动社会进步过程中或多或少地产生了持续性影响。

随着民权观念深入人心，美国社会逐渐形成一种风气，即反省社会应该如何善待弱势群体。除了立法保护和优待弱势群体外，在语言上也相应地做了尊重弱势群体的规范，将带有歧视性的词语剔除。您不能再管黑人叫Nigero，而改称“非洲裔美国人”，将印第安人改称“美洲原住民”，“妓女”变成了“性工作者”，“疯子”改称“精神病患者”，连“傻子”也不能直呼其傻，要用“智能受挑战者”来避免在语言表达上犯“政治错误”。在某种程度上，坚持“政

治正确”的人在理想主义的道路上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甚至给言论自由划上了红线。

“政治正确”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反对者认为，主张“政治正确”的人提倡的是一种平均主义，弱势群体要求平等意味着政府必须以不平等的方式来对待他们。事实上，在优待黑人、妇女、同性恋者等少数群体的同时，在人口上占多数的白人异性恋男性常常会受到不公平待遇，甚至导致了逆向歧视。因此，也引起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人的强烈不满。

正是在“政治正确”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形势下，社会上的种族偏见从公开转向隐秘，成为美国社会一股强大暗流。川普总统在2016年巧妙地利用了民众对“政治正确”、特别是精英阶层（包括主流媒体）的“政治正确”的愤怒，大胆地拿“政治正确”开刀，说老百姓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因此，赢得相当“民意”，当选总统。他那个“让美国重新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无疑是对一个消退的文化传统的回归，同时也在客观上为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的回潮开了绿灯。

种族问题将会长期存在

任何一种文化传统的形成都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这种文化传统的改变消失也是如此。这就是所谓的“传统的持续性”，也是为什么美国种族主义文化传统不易消失的原因。

在“平权法案”实施了长达半个世纪之后，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依然堪忧。作为人口占13%的少数民族，黑人在美国社会中最严重和长期存在的问题之一仍是贫困，近25%的黑人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教育程度低，失业率高于平均水平；犯罪率高，在美国各州和联邦监狱里被羁押的犯人也以黑人居多。因此，警察对黑人的成见（stereotype）也就容易理解了。不久前

发生在纽约的“库珀事件”就是一个例证。纽约中央公园一个白人女子库珀因为不满另一个黑人向她提出栓绳遛狗的要求，报了假警。这件事的真相曝光后，白人女子库珀遭到网民大力声讨。她所属公司将其解雇，同时，她也不得不开道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已有很大改善，但前面的路仍然很长。美国社会真正实现种族平等，也非一日之功。企图以激进的方式改变这种状况，用一两次示威游行来发泄愤怒，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种族问题仍将是美国最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此次民众抗议的诉求将成为两党竞选的重要议题。尽管发生了这次动乱，但美国制度自我纠错的优越性仍不容置疑。美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此类事件，紧随其后的不是美帝的崩溃，而是社会的进步。

最新消息跟进

美国明尼苏达检察官Keith Ellison周三下午更新了对膝压导致黑人丧命案中的主犯、前警察Derek Chauvin的起诉罪名，在原有三级谋杀和二级过失杀人基础上升级为二级谋杀和二级过失杀人。此外，他还对涉及此案的另外三位警察Thomas Lane, J. Alexander Kueng 和 Tou Thao 以二级谋杀和二级误杀协助教唆罪（aiding and abetting）加以起诉。其中Kueng和Lane一度协助Chauvin将Floyd摁住在地，Thao则站在一边。死者Floyd家的律师说，这是向正义之路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